

刻在石壁上的的人生年轮

——“当代云冈人”的文物保护与传承情怀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文物修复人员正在修复佛像

2026年初秋，古都大同天高云淡。武州山静默伫立，山体上东西绵延1公里的云冈石窟，如同大地睁开的眼。1500多年前的斧凿声早已消散，但有一群人，依然在倾听石头的呼吸。他们被称为“当代云冈人”——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既是千年守护的接力者，也是文明薪火的传递人。

坚守云冈情

在云冈石窟，有一位雕塑师，每日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洞窟，有时从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他一待就是一整天，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叫韩鹏，30年如一日，与佛像对话，用他手里的工具“复刻不可复刻的雕像”，实现云冈石窟的守护与传承。韩鹏回忆，50多年前，他出生在距石窟第20窟不到300米的一处院落，从此便与云冈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云冈石窟就是他和小伙伴玩耍的乐园，逮蚂蚱成为他最有趣的回忆。长大后，他成为云冈石窟的一位守护者，古人凿石为像，他用泥巴塑

像，在韩鹏看来，“造像临摹”是人与时间共同创造的艺术。在云冈石窟洞窟，看韩鹏雕刻，是一次莫大的享受。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都饱含着韩鹏对石窟造像艺术的敬畏与热爱。“为了凝固云冈造像之美，我愿意在这里待上一辈子。”韩鹏说。

赵昆雨，一位行走在音乐乐的“云冈歌者”，在乐舞图像中解读云冈的文化“讲师”。他从事石窟艺术研究近40年，对石窟音乐雕刻等题材有深入研究和独特发现，长期关注流失海外文物的归还，并促成云冈陶质佛眼等文物的回归。多年来，赵昆雨一直笔耕不辍，坚持良好的写作习惯。《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云冈石窟之谜》《释俗之间：云冈石窟故事图雕刻艺术》《不可错过的云冈》等著作受到读者好评。他把云冈研究视为自己一生热爱的事业。如今，身为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他，依然致力于呼吁社会力量参与云冈石窟保护，希望有实力的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参与进来。

在云冈石窟工作32年的闫宏彬，至今记得初来时的景象。1994年，这位北师大物理系毕业生踏入云冈，看到的是石窟外立面和顶板坍塌的惨状。更令人揪心的是，距石窟仅350米的109国道上，运煤货车昼夜穿梭，煤灰附着在千年造像上，仿佛给佛陀披上了一件“黑色袈裟”。如今，这一问题在“急诊科医生”向“保健医生”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一代代“云冈人”长期不懈的坚守。多年来，闫宏彬一直感恩于云冈石窟文保团队的默默守护与文化敬畏。

在云冈石窟的洞窟里，常有一位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凝神执笔，一笔一划，临摹着云冈石窟装饰图案身影。她就是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云冈纹饰研究与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王晨。30载光阴，她以画笔为犁，深耕于千年纹饰之间，让文化根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王晨告诉记者，1993年，还是大学生的她被敦煌装饰艺术震撼，一个念头悄然生根：云冈石窟的装饰之美，同样值得被系统整理。但这并非坦途，而是“窟里乾坤大，洞中岁月

长”的艰辛跋涉，30多年来，她无数次攀上冰冷的脚手架，只为全神贯注识别、临摹那些高处的繁复纹饰。“云冈是座大宝库，永远读不尽绘不完”，出于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与深爱，她并未止步，依然步履匆匆地穿梭于洞窟之间。

从大学时的初心萌发，到工作以后的孜孜以求；从无数次现场临摹到回到工作室艺术再创造，从夜以继日地不断研究钻研到云冈艺术的延伸与传播，王晨在云冈纹饰创研之路上实现着自我突破。作为文化阐释与传播的践行者，近年来，王晨和她的同事共实施、设计完成云冈主题展览20余项，设计的云冈纹饰设计应用系列获得中国大同文化旅游设计大赛金奖。“让沉睡的纹饰在现代设计中重获新生”是王晨痴爱云冈的不竭动力。

塑造年轻心

在大同城西武州山南麓的崖壁之间，254个洞窟与5.9万余尊造像历经1500余年岁月洗礼，依旧以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诉说着北魏王朝的辉煌。云冈石窟讲解员刘晓燕，在讲解一线深耕十余载，对云冈石窟背后那深邃而丰富的北魏文化底蕴如数家珍，她常感慨，“指尖触碰的每一尊造像，都凝结着文明传承的密码。”

云冈石窟的每一尊造像、每一处雕刻，都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刘晓燕始终将“守护文物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刻在骨子里的使命”铭记于心。站在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前，刘晓燕以饱满的热情讲述着佛像开凿背后的王朝故事，那些被时光精心打磨的线条，在她的讲述中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未来，我将继续以守护者的责任担当，为云冈石窟这张文化名片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中华文明的薪火在岁月的长河中代代相传！”刘晓燕坚定地表示。

韩国籍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朴基宪是云冈研究院于去年8月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入职之时，他为云冈研究院同仁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分享。他首先聚焦河北地区北朝单体石

质佛教造像，向同仁汇报了在此领域取得的突破性研究心得。更重要的是，他结合自身韩国籍背景，详细讲述了入职以来如何化身“文化桥梁”，致力于将云冈石窟的文化魅力与“云冈学”的学术体系推向韩国学界与公众视野。朴基宪通过一系列国际联动的实践探索，在促进中韩学术对话、拓宽云冈文化海外影响力方面成效初显，其独特的跨领域研究视角与国际传播经验，令在场同仁深受启发。

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最初以韩国学者的身份来云冈考察，到如今入职云冈，朴基宪的到来，为云冈研究开拓出一片国际视野。

在云冈石窟，经常会见到几个身着“云冈文保”马甲的年轻人每天穿梭于洞窟之间，将枯燥的技术参数转化为石窟的“健康档案”。他们说：“每一粒砂子都在诉说历史，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声音不被岁月淹没。”

修复师戴宇翔，面对一堆北魏墓葬壁画的碎屑，一修就是四年——“不要小看每一块碎屑，修复完成后就是历史文明的延续。”

在云冈，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当代云冈人是一本书，这里永远有读不尽、写不完的故事。”王晨的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共同心声。

发生在当代“云冈人”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更动人的是那些日常。是韩鹏在洞窟中穿梭的身影，是王晨在脚手架上凝神执笔的姿态，是修复师面对“碎屑”时屏住的呼吸。正如云冈研究院副院长宁波所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让云冈‘延年益寿’，更要让千年文明的故事永续传扬。”

当代“云冈人”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数字工程师、壁画修复师、纹饰研究者、雕塑师、文保工作者……一代代当代“云冈人”用生命的温度对抗着山岩的冰冷。他们守护的不仅是石头上的造像，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文化力量。

当夕阳为武州山镀上金边，第20窟露天大佛依然面带微笑。那微笑穿越了16个世纪，在当代“云冈人”的眼中，映出同样的光。

云冈的天，和石头一起呼吸

付洁

8月最后一天，云冈的天蓝得像一块洗过无数遍的绢帛，云多，却不沉，大朵大朵地铺在头顶，像是有人把整片天空撑开了——像石窟里那些飘在半空的飞天，裙角就是云。满天的云翻涌着、堆叠着，在石窟上方一寸一寸地移动，把影子投在佛像上，又缓缓移开。

站在洞窟门口，整片天像一幅正在铺展的画卷。暑热散尽，人潮退去，整个景区从沸点慢慢降回常温——那些被快门声和脚步声填满的日子，忽然都停下来了。

评论区里有人写：“云冈石窟见证了千年的沧桑变化，现在他也看到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第20窟的露天大佛前。千百年，丝绸之路上的图像、乐舞与审美，在北魏的山川石壁之间交汇、沉淀，最终凝结为具有中国气韵的石窟艺术。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留给世界的文化瑰宝，更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辉煌见证。那些穿越戈壁沙漠来到平城的僧侣、工匠和商队，把他们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刻进了石头——希腊的廊柱，犍陀罗的衣纹、波斯的联珠纹、汉地的褒衣博带，在一面崖壁上相遇。那不是模仿，那是对话。不同文明的河流在这里汇合，然后沿着凿痕渗入岩层，成为石头的一部分。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云冈石窟后说过：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杂了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图像与样式，没有冲淡云冈，反而让它变得更深、更宽、更有力量。千年之后，站在这里，抬头看见

的仍是同一片天、同一尊佛、同一个来自远方的微笑——仿佛时间的界限被抹去了，石头替祖先保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理解。

第20窟的露天大佛，平时看是庄重的。西晒的光正好擦过他的肩膀，整尊像从石刻变成了有体温的肉身。第6窟的塔柱，夕阳从窟门探进来，把佛传故事里的浮雕一格一格地点亮，像幻灯机在放一册北魏的画本。第12窟的飞天，光线从侧面过来，衣纹的阴影拉得很长，感觉衣带真的在飘——1500年前的雕刻在光里活了过来，它们飞的不是石壁，是时光。

身边有游人说：“云冈的造像，人多了是景区，人少了才是石窟。”让我们把镜头拧到最广，把大佛和头顶的天一起框进去。回来看屏幕——大佛静默地坐着，头顶一片洗过的蓝。1500年前凿窟的人抬头看见的脸，大概也是这样的目光。千年前的凿击声早已沉入地层，但石头替他们活着。今天云冈的天特别蓝，蓝得不像真的。

那些沉默了1500年的石头，每一道风化的纹路都在说话。而你站在那里，就是它们等了很久的倾听者。

云冈研究院与大同市气象局进行工作座谈



云冈研究院与大同市气象局进行工作座谈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为深入贯彻落市委云冈石窟保护管理专题会议工作部署，持续推动石窟保护从被动抢救向主动预防性保护转变，9月1日，云冈研究院与大同市气象局召开工作座谈会，旨在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凝聚文物保护工作合力，全力筑牢云冈石窟安全防护屏障。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大同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云冈石窟区域气象监测升级、灾害风险预警、科技科研

赋能等石窟保护核心工作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务实合作意向。今后，双方将建立健全信息互通、预警服务、应急联动一体化合作机制，紧盯强降雨、大风、沙尘、暴雪等极端气象灾害，提前研判形势、精准发布预警，开展定制化服务，有力支撑石窟防治水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和游客服务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云冈石窟文物保护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促进云冈文旅高质量发展。

云冈研究院和大同市气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遇见云冈》

备份“北魏微笑”

本报记者 赵小霞

展台上并排陈列的三尊佛头雕像，惟妙惟肖，与洞窟里的佛头神态无二。虽然云冈院史馆内资料储量丰富，但视线还是被这三尊佛头瞬间抓住。紧跟《遇见云冈》的镜头认识一下，它们有着相似的北魏面容，却呈现出白、棕、灰三种截然不同的质感。它们是3D打印的复制品。从黑白老照片里的残损大佛，到眼前这三尊触手可及的打印佛头，院史馆用这种静默的对比，拉开了云冈石窟“数字重生”的序幕。

2014年，云冈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工匠们用锤凿赋予了石头生命，而今天的数字守护者则用三维激光和近景摄影，把石头上每一道北魏的凿痕、每一笔唐代的重修、每一片辽金的彩绘，全部“扫”进数字世界。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十几米高的洞窟，要连续扫描近一个月，拍下20万张照片，生成40个T的数据。数字云冈计算中心以超算级的算力，才能勉强跟上这些石头的“讲述速度”。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到2030年，云冈所有主要洞窟都将拥有完整的数字档案。

眼前这三尊不同材质的佛头，正是这场“反向开凿”的具象化成果。它们代表着从数据到实体的奇妙转化。在院史馆的“创新云冈”展区，展示着第12窟（音乐窟）3D打印复制窟的照片。那是一个令人屏息的瞬间——原

本深藏在武州山砂岩里的北魏乐舞，被原比例打印出来，跨越山海，在千里之外的展厅里重新“响”起。那些石雕的簪鬓、琵琶、箏篥，虽然静默无言，但当不同肤色的人站在它们面前仰头凝视时，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仿佛真的穿越了1500多年。

北魏的工匠用锤凿赋予石头以生命，今天的数字技术则让这份生命以另一种形态延续。前者是减法，从混沌中雕出秩序；后者是加法，从数据中重建实体。方法截然相反，心意却惊人地一致——都是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保护。云冈的砂岩会风化，渗水会侵蚀，温差会开裂。但数字档案不会。当传感器实时监测着洞窟内的温湿度变化，当算法开始预判岩体的微变趋势，那些北魏的微笑，就不仅仅是“正在消逝”的艺术，而是“已经被保存”的文明。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勇敢尝试，承认石头会老去，但用人类最前沿的智慧，为文明准备一份可以不断复制、永远流传的备份。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视频号看更多精彩视频

杭侃：“从杨泓《宿白先生教我写论文》说起”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杨泓《宿白先生教我写论文》与杭侃的延伸讲述，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论文不是从“写”开始的，而是从“问”开始的。9月1日，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做客“文博论文写作、投稿与出版高级研修班”第二节线上课堂。此次研修班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主办，文博圈承办，旨在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加强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能力，规范投稿与出版流程，推动文博科研高质量发展。杭侃的讲座主题是“从杨泓《宿白先生教我写论文》说起”，作为北京大学拥有较高学术口碑的教授，杭侃的讲座没有直接讲写作技巧，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倾情讲述杨泓先生和自己如何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的往日情怀。

选题即研究的起点

1953年，杨泓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时，虽博览群书却不知如何独立研究。宿白先生为其选定“高句丽壁画石墓”课题，并提出三条铁律：题目要有重要性及难度（解决真问题）、要有完成的可能（资料可及）、要有扩展的潜力（不做死学问）。这三点

奠定了论文的学术生命。

选题之后，真正的工作是卡片与图表。宿白要求制作文献与墓葬两类卡片，绘制壁画整体和细部，汇总成大型对比表。文章落笔前，大量的资料整理、图像复原与对比分析在心中要形成一个轮廓，再结合文献确定提纲。这表明：论文的实体在于论证过程，而非最终文字。

删减是判断力的试金石

杭侃回忆，自己一篇3万字的课程作业，经宿白先生五六轮修改，最终仅留7000字。删掉的不是废话，而是“论据尚不足以支撑观点”的部分。这让他领悟：写作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不断判断“什么该留、什么该舍”。杨泓文章发表后，宿白仍批评其文字晦涩，反问“平时看不看小说”，将可读性视为学术表达的基本伦理。

发现比解决更重要

杭侃指出，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何发现？这里有三条路径：

1.新的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学彭明浩从工程学视角研究云冈石窟，追问开凿工序与岩层选择，使旧材料浮现

新问题。

2.旧题新意：新证据或新观点能让老题目焕发生机。

3.细读：“从不疑处有疑”。杭侃举了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例子。比如，北宋为保存完好的佛像重新塑造，这一反常现象串联起北宋时期集中埋藏佛教造像的现象，以及敦煌藏经洞等问题，这些原本分散的材料又形成新的研究链。

目录学与版本意识是治学门径

杭侃强调，读书即研究训练。杭侃特别强调了一个如今容易被忽视的东西——目录学。在他看来，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宿白先生过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文献功底深厚，而这种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杭侃还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告诉你“有什么书”，还会涉及作者、身世、师承、著作源流等问题。

宿白解读《历代名画记》，先考证作者家世与收藏背景，因为理解作者的处境和知识来源，才能更好地判断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写出来，以及其中材料的可靠程度，可谓“读其书，需识其人”。

杭侃还以《洛阳伽蓝记》为例，提醒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不能

关于调整云冈石窟景区开放时间的公告

亲爱的游客朋友：

随着暑期的结束，云冈石窟景区将于9月1日至9月30日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8:00——17:00。请您及时关注“云冈石窟官微”“云冈石窟文旅”公众号或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了解景区最新

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酷暑已尽，秋意渐浓。感谢您对云冈石窟景区的关心和支持，期待在这美好的季节与您相遇！

云冈研究院
2026年8月28日